



家风无言润无声

文付少辉

人们常说,家庭是最温馨的港湾,而家风则是每个人赖以立足和前行的精神家园。自从呱呱坠地那天起,我们就天然地和父母建立了神圣不可剥夺、须臾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,以家庭作为自己学步成长的乐园,以父母作为自己启蒙立德的第一老师,开启了漫漫人生之路上的第一步行进。

我的家在董志塬上的陇东农村。小时候,家里生活很清苦,但在印象中,我们的小屋里始终充满了欢笑。父母他们那辈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敦厚诚实。有好多年,父亲承担着生产队里保管员的重任,记得每年队里到了分粮食的时候,若想从偌大场院上高高的粮食堆里,为家里“顺带”回一两碗珍贵的粮食来,应该在情理之中,且难以被人发现。但凭父亲公私分明、分毫不占的个性,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他说:“那样得来的粮食吃起来不踏实,而国家补助的红薯干和地里的野菜才真的香呢!”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,我和姐姐都养成了不无缘无故拿别人东西和占小便宜的习惯,而这看似不起眼的品格让我受用终生,成为我长期在与金钱打交道的工作岗位上安然立身的“护身符”。

“吃不穷,穿不穷,计划不到一世穷。”这是父母始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父母都是全村公认的勤快人,他们一辈子经历了艰难岁月的煎熬,熏陶着我和姐姐自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行事方式。记得直至上大学前,我的衣服还是补丁摞补丁,过年能做一件崭新的外衣或棉袄就是最奢侈的享受了。以至今日,我仍然不改天性,家里的粮食从来不会浪费一丁点,不然良心上会感到不安。耳濡目染中,乖巧的女儿也衣钵相传,小时候每次吃饭时,都把掉在

饭桌上的米粒用手指一一沾起,送进嘴里。

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家风传承,父亲对我的指教也常常付诸文字中。记得就读小学和中学时,每学期都有家长通知书,需要家长写话后开学交给老师。父亲常常会写上这样的话:“希望你能爱党爱国,认真学习,遵守纪律,尊敬师长,团结同学,多参加体育锻炼,争取更大的成绩……”这些看似平淡的话,其实高度概括了我们在学习成长道路上“三观”养成的主要方式。再后来,我远走外地上了大学,和父亲沟通的方式只有依靠书信了。父亲二十来天就会写来一封信,除了询问我的学习、生活、身体等以外,说得最多的,还是叮嘱我要以学习为主业,生活上不要和城里的孩子攀比。尤其是要对人宽厚真诚,既要保持应有的谦虚,但也不能因为自己出身农村而自卑,和老师同学友好相处。再后来,父亲在来信中也多次谈及政治进步的话题,鼓励我从严要求自己,早日向党组织靠拢。正是得益于他的引导和鞭策,我在大学毕业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众所周知,作为孩子,难免和父母之间有代沟。而对我,自小和父母之间就十分亲近且心心相通,以至于后来虽然地域上分开了,但心永远贴得很近。我坚持认为,自小父母教会我们待人接物、处事为人,这实在是天赐的福分,万不可轻言抛弃。虽然我们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活动空间,但还是要尊重父母的“唠叨”,尽管他们有些话不一定正确,但不妨故作认真听之,然后以适当的方式和他们心平气和地沟通,做子女的千万不可太当真,和他们争得难分难解,以至于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。我的这种理念其实也

编者按

家风正则家道兴,家道兴则国运昌。家风无处不在,它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日常的点滴传承。家风传承的文化,从五千年文明的深处走来,绵延至今。家风传承是家族的精神血脉,代代相传,滋养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灵,也无声地塑造着我们的品格与信念。良好的家风是家庭幸福的基石,也是社会和谐之源。本期《文化·生活》版聚焦“家风”这一温暖而又厚重的主题。希望这些文字能唤起您对家风的回忆与珍视,让好家风在新时代持续滋养我们的生活。

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父母关系的影响,他们在多年艰辛的日子里,相互的体谅与包容,过得默契有加、相敬如宾。而且自称“没文化”的母亲当年嫁给父亲后,对爷爷奶奶以及伯父伯母都能很好地尊敬和照顾,在村子里留下了很好的名声。

在有些人的观念里,会刻意抹去或淡化“农村”的字眼。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我,则永葆农家子弟不变的初心,自认为农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大熔炉,练就了我乡下人特有的品格,不仅有如数家珍的家风传承,更有与同质化的城市大相迥异的乡土记忆与故土情结。

和父母的不舍分离,加之父亲的腿病日渐严重,促使我在参加工作数年之后将他们从乡下接到了省城。对于我来说,得以继续陪伴在他们身边,倾听他们对我永不停息的“唠叨”。这种“唠叨”里,既有对我继续成长的引领和指教,更有对我这“老小孩”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牵挂。进入新世纪没几年,女儿来了,又过几年,父亲走了,这些渐次而生的事儿令我或惊喜,或悲伤,但在我们这个小家,不变的家风继续维系着三代人和谐相处,过着一份波澜不惊且恬静温馨的生活。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,我的女儿汲取着来自上代人绵延不绝的家风滋养。说件不怕大家笑话的事,在新时代的当下,我家还“顽固”地保留着一些旧俗,比如说,除夕晚上,当年夜饭端上桌,我还照例会为母亲行磕头拜年之礼,调皮的女儿往往也跟我身后有模有样地模仿,让人忍俊不禁,小屋中溢满浓浓的笑意和亲情。

但愿我们每个人在良好家风的惠泽下,都能明理、正心、端行,成为“有故事的人”,终其一生得到家庭港湾温馨的呵护!



温情陪伴

文吕润霞

父亲刚离开那会儿,我周末去陪母亲,家里冷清、岑寂,满是忧伤和落寞。此前,八十岁的母亲一直替我们照料着日渐病重的父亲。两位老人的坚韧包容和自理,让我们没有操多少心。相伴六十年的老伴走了,母亲的半边天塌了。

万爱千恩百苦,疼我孰知父母?羊有跪乳之恩,鸦有反哺之义。辈辈相传的孝亲文化是家风传承中植入我们骨子里的基因。父亲离开后不久,在宁夏安家的姐和大哥不得不回家了。和母亲同在小城的二哥哥白天要驻村帮扶,我也被上班捆绑着,我们只有竭尽所能,努力去填补母亲那些空白难熬的时间。

先是,一只叫小白猫走进了母亲的生活。朋友说,猫是很治愈的动物,绵绵的那种。我便托她从兰州带来一只纯白的小猫给母亲。小白是一种叫“德文猫”的杂交品种,性格比别的猫高冷好多,平时谁也别想靠近它。满世界里,小白只认母亲一个人,几乎寸步不离,母亲也开始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照顾小白吃;回卧室时,会把小白抱到床上,让小白贴着她的身子睡觉;躺在客厅的沙发上,会把小白放到腿上趴着;连母亲上厕所时,小白都在她的脚边蹭来蹭去。母亲大多数时候总会夸小白最乖,聪明的毛孩子会朝着母亲甜糯地喵一声,满脸幸福。母亲偶尔也会拿棍子吓唬正在调皮捣蛋的小白,这小家伙也会喵地回骂一声逃开,不过过不了两分钟,又会大咧咧跳到母亲的腿上趴下,喵喵喵喵软软糯糯地撒着娇。多少漫长的时间里,小白和母亲相互陪伴,好多空虚寂寥就这样被挤走了。

除了与小白成日相守,母亲的长夜还有二哥哥陪着。二嫂在兰州带孙子,二哥每天从乡下回来已晚,母亲和小白多时早早睡下了。二哥哥轻轻旋开母亲的门,见她睡着

了,就悄悄回到自己的卧室。要是母亲醒着,二哥报个到,母子俩相视笑笑,小白也抬起头看着,都是沉默寡言的性情,不用多说,但各自心里满满都是踏实。第二天一早,高龄的母亲总会给二哥烧个鸡蛋汤,母亲心里舒坦,二哥也是一副心安理得。平日里,二哥是个棋迷,连晚饭后的时间都不放过,总会在门口的棋摊上熬个天昏地暗。但自从每晚陪伴母亲以来,他只有在周末由我陪着母亲的时候,才会蹲在棋盘前过个瘾。

父亲离开后,正常上班期间,我隔天总会挤时间去瞧瞧母亲,做顿饭,打扫卫生,偶尔和朋友一道带她出门透透气,到各处转悠。工作和各种爱好,让我老把自己整得很忙,现在更多的空闲时间用到母亲身上,我越发成了一个风驰电掣的女人,但只有守在母亲身边,盘踞在心头的焦虑才会暂时放我一马。

正月,我们办完了父亲的三周年祭日,母亲的状态和起初相比好了不少。三年里的每个周末,伺候母亲吃完午饭,我总会躺在沙发床上小寐,睡醒了就翻看闲书。天阴的时候,午睡后的母亲会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,小白趴在她的腿上,彼此安然。要是天晴,落地窗外的阳光会洒满半个客厅,母亲坐在靠窗的转椅上,安详地瞅着窗外小区里出出进进的人,小白这时也蹲在母亲身边的小桌上,面朝窗外,和母亲的表情神似。

那酒在母亲身上的阳光,明亮、温暖。

母亲的叮咛

文邓迎雪



在人生道路上,母亲曾给我许多教诲,其中最难忘的,还是年幼时,母亲在“吃”的方面对我的叮咛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肃北乡下,从没有大快朵颐吃鸡鸭鱼肉的印象,更不知排骨是何物。平日的主食除了玉米面窝窝就是红薯面馍,偶尔吃上一层白面一层粗粮的花卷就高兴得不得了。饭后,母亲总是把馍篮高高地挂在房梁上,家里人口多,口粮少,那些馍馍只有到饭点才能吃上。

母亲是个淳朴的农村妇女,为人热情厚道,只有家里来了客人,才会杀只鸡,或者去集上买点肉。开饭的时候家里小孩子不能上桌,好肉好菜都让客人先吃。

我和妹妹年龄小,自然也嘴馋。母亲说:小孩子上桌,看见肉菜难免风卷残云一般,客人大老远来的,这个饭就会吃不好,这样不是咱的待客之道,你们要做个有礼貌的好孩子,等客人吃剩下了,就都是你们的。

印象里,我和妹妹在西屋,吃着母亲给盛的一点肉菜,内心已经很满足

了。听着堂屋里,父母和客人拉着家常,偶尔传来笑声,我和妹妹惦记最多的还是那些美味的菜肴。当时幼小的我们不知道,在后来的岁月里,母亲这种热情好客,真诚待人,先人后己的处世之道也渐渐地传给了我们。

因为日子拮据,母亲最常叮嘱我们的还是和“吃”有关:去别人家玩,看见人家吃饭就赶快回来,不能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人家吃,更不能跟别人要。在母亲的教导下,我去小伙伴家玩,一看人家吃饭,就立即回家,也从没跟别人要过食物。

母亲说,做人要有志气有骨气。她小的时候姥姥最常教育她的一句话是,“冻死迎风站,饿死不出声”,再苦再难,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,人家东西再好那是人家的,决不能起歪心思,小时候偷针,长大了就会偷银,所以,只要不是自己的,外人哪怕再小的东西也不能动。

母亲就这样把姥姥对她的教导又传给了我们。

人常说,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。母亲的殷殷叮咛随着时光的流逝,渐渐地铭刻在我的生命里,像一